

NO.1 TEXUEHAODING
JINGBAONEIMU

JIDU DAXIEZHEN

徐兵 孙强 / 著

铁血豪情

惊爆内幕

缉毒大写真

西南边陲丢失了一批毒品

丢失在边防武警手里，连同带毒嫌犯

四名亲如兄弟的武警军官，彼此将过失藏在心里，以求日后补偿。

毒贩回来了，带回了丢失的毒品。

四名军官开始为过失付出代价

为最终缉获幕后一切污垢，陆续付出生命……

长征出版社

—铁血豪情— 惊爆内幕

作者 徐兵 孙强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武晓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豪情/徐兵, 孙强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80015-850-0

I. 铁... II. ①徐... ②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931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话: 68586781

北京市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350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7-80015-850-0/I·197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TIEXUEHAOQING
JINGBAONEIMU

JIDU DAXIEZHEN



西南边陲丢失了一批毒品

丢失在边防武警手里，连同带毒嫌犯

四名亲如兄弟的武警军官，彼此将过失藏在心里，以求日后补偿。

毒贩回来了，带回了丢失的毒品。

四名军官开始为过失付出代价

为最终缉获幕后一切污垢，陆续付出生命……

铁血豪情一惊爆内幕

某边防武警支队，缉获了一批毒品，结果带毒人和毒品双双失踪。逃脱的带毒人铁森被抓获，为保活命铁森诬蔑老政委简书桓参与贩毒。铁林为了利益只好亲手杀死哥哥铁森。更大的贩毒势力终于浮出水面。原本干干净净的缅甸裔中国人雨晴从知道自己和爷爷原来一直在供应毒品的那一刻，命运就已注定她是一个毒贩。雨晴为了爷爷去见铁林，周啸尾随而至，却不幸牺牲，死在雨晴面前。她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的爱是纯洁的，她在正视自己的毒贩身份后，却在为警察追杀另一个毒贩。肖虎最终生擒了铁林，可是当枪口面对雨晴时他该如何呢？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爱恨情仇里，证明着心底的那份忠诚、勇敢、爱意和坚贞。

被汉武帝称之为“彩云之南”的云南，有绵延不尽的郁郁群山，西南边陲饱含雨水的彩云，忠诚地护卫着莽莽原始森林。云翳之下，古老的雨林青翠而又苍然，巍巍覆盖着长长的边境线。

边陲小城板告是国境线上无数城镇中的一个，在它的辖区内，有着几百公里的边境线，由于这里与缅甸的国境线很长，再加上山群重叠，地形复杂。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毒品都想从这里经过。密密的原始森林之下，看似一派平和的绿色国境线暗流涌动。

一 缉毒行动

正值旱季，大好的晴日明朗地照着一切。木坑边检站十分繁忙，这里是板告地区经由缅甸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关卡，也是边境线上最繁忙的边防关卡之一。

荷枪的两名哨兵立在边检站的关卡两边，身后是挺拔高大的木棉树，结实的木棉花蕾刚刚点枝，一颗颗小弹头似地顶立在枝干上。

今天是武警上尉简梅带班，木坑边检站内，虽然来往车辆很多，但检查工作进行的严格而又快捷，车辆沿着两边绿树划成的车道靠近边检站，大货车、客车，来来往往，繁忙有序。

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客车停在站前，武警战士来到驾驶室前，举手一个标准的敬礼：证件。

司机向外掏着证件，一边不满地嘟囔：总查总查，大客也要查，跑都跑熟喽！司机就不能不查了吗？又不是不认得……

战士并不理睬司机，按程序查看证件。

两名武警战士打开客车门，进入大客车厢，对车厢里的乘客道：过境例行检查，请大家把证件都拿在手上。

车厢里的乘客纷纷把证件拿出来交给边检战士。

又一辆货车开过来，车上货物满载，严严实实地盖着篷布。司机铁森按老规矩早早地把车停下，等候检查。

战士瞥见铁森的车进站，从大客车驾驶室的一侧探出身，朝边检站内的办公楼叫道：“简副队长——！”

从另一辆停着的大货车顶，“铛！”一声扔下一根检查用的长钢钎。简梅露出头来。

战士又叫了一声：简副队长！

武警上尉简梅从高高的货车顶利索攀下，跳落地面，然后用脚将钢钎勾回到手上。简梅朝铁森的货车挥手：靠边。

身后的大货车司机朝简梅道：查完了没？

简梅：走吧。

哨兵开启关卡，检查完毕的大货车开出边检站。

简梅整了整军装，倒拖着大钢钎往正在靠边的货车过去。货车驾驶室里坐着铁森，简梅走到车前，铁森主动将证件及运货单递出窗来。

简梅敬了个礼：去哪？

铁森递过证件，答道：省城。

简梅查看着证件：跑长途怎么就你一个人？

铁森：就是啊，血都让老板榨干喽！

铁森眯缝起小眼，正对着中午时分明晃晃的太阳，简梅双肩金色的肩章在太阳里闪着光辉，映衬着简梅年轻的脸。

简梅抬头打量铁森：运的什么？

铁森忙答道：木头。

简梅将证件递回给铁森：没见过你跑这条路。

铁森：跑！跑过，你们辛苦，咋会记得清。

简梅掀开篷布一角，从篷布下看了看，果然是一根根的白木。

铁森打开驾驶车门，跳下来：我来帮你解篷布。

简梅看一眼脸上挂笑的铁森，转身道：走吧。

铁森：不查了？就是嘛！每辆车都要查还不累死你们。再说了，谁敢从木坑边检带货，找死？樊队长呢？今天他带班……

铁森边说边往驾驶室里爬。

简梅忽道：下来！解篷布。

铁森刚爬了一半，闻声半个屁股顿在了外头，道：啥？

铁森回过头来，愣愣地看着简梅，简梅不说话。

铁森：咋又要查了呢？

简梅：你话多，谁带班都知道。

铁森有些结巴：……知、知道，樊队长谁不知道？

铁森所说的樊队长，是南部一带赫赫有名的缉毒高手龙虎啸三杰之一。在板告，提起边防支队政委简书恒座下的三个得力弟子：樊龙、肖虎、周啸，边境黑白两道无人不晓。

惊爆内幕

大弟子樊龙性情刚烈勇武，胆色过人，军阶武警上尉，任木坑边检站的边检队长。

肖虎沉着果敢，智勇双全，军阶武警上校，任板告边防支队调研科科长。

武警中尉周啸，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是全省武警总队数一数二的神枪手，枪法卓绝，一枪在手鬼神难逃。

三个弟子各执一方，忠心耿耿，共同在板告地区扼守着边境最大毒品运输通道，截获毒品无数，名震西南，境内境外毒枭无不闻名丧胆，咬牙切齿，只恨不能生取其三人心肝首级。

铁森总在这条线路上跑，当然知道大名鼎鼎的龙虎啸三杰，他溜口提起樊龙，以为可以令他的货车走得更加顺利一些，没想到不说还好，简梅反而扣下他的车，要重新再查。

铁森无奈地蹲在一边，打开随身带的半导体听着，点起一颗烟。简梅爬上了铁森的货车，几个武警战士配合着，拉开篷布解开捆绳。铁森心挂着他的货车，不停地向他们看。战士们将木头卸了一地。

铁森有点急：哎呀，要这样查么？这样要查到什么时候去。

武警：靠边点，简队长要抽样检查，你一旁歇着去吧！

铁森嘴里嘟囔着，看一眼车上的简梅。简梅在车顶挨根敲击着木头，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铁森只好站起来，走到路边上去了。

简梅躬身翻检着木头，南部地区中午的太阳是很厉害的，不一会，简梅额头就见细汗冒出。

一个战士过来，向车顶的简梅喊：简队，要不要上来，换一换？

简梅：不用，快完了。

铁森：要查到几时去？肚子都饿了。

简梅：那边有小卖部。

简梅继续检查。铁森往边检站楼前的小卖部走去，掏钱买吃的。

检查的差不多了，简梅直腰看看一车木头，扒出货车角落最后一根圆木，敲打几下，木头发出空洞洞的声音，再敲敲，还是空空的声音。简梅仔细看，发现木头中间有一条粘合的缝。简梅抽出起子插进缝里一撬，没费什么大劲，吱吱地沿着缝裂开了口。

简梅侧过头，从车顶往下看了看，下面铁森已从小卖部买了包饼

干，撕开包装纸，边吃边眼看着简梅他们这边。

简梅拍拍手从车上跃下来。

简梅：行了，装车！

武警战士上车准备装木头。简梅走到铁森身边的水笼头前洗手。

简梅：光吃饼干，也不买瓶水。

铁森迎着阳光，眯起小眼，道：习惯了。

简梅：喝点水，山泉，从山上接下来的。

铁森：不喝不喝，谢谢。

铁森准备向货车走去，简梅让出水笼头的位置，水笼头哗哗流着一条清亮的水线。铁森愣了一会儿，弯下腰，凑过脸去用嘴接。

简梅突然拧大开关，水猛地冲了铁森一头一脸。

铁森：哎呀呀……！

铁森还没睁开眼，已被简梅顺势摁倒在地。几个武警战士跑过来。

简梅将铁森交给战士，指着货车：往下数第二排，左边第七根。

铁森：怎么回事……

战士们依照指示，迅速上车，找到木头撬开，里面赫然藏着一块油纸包，打开，是一包白粉。战士把油包拿到简梅面前。

战士：简队，是海洛因！

铁森嘶着嗓子：我冤枉呀——！

简梅：冤枉什么？

铁森：……冤枉呀！我是开车的，知道车里啥名堂！

简梅：通知支队来带人，冤枉不冤枉到支队调研科说去！

简梅在边检站查毒的这个时候，古老的板告老城内，同时进行着一场秘密缉毒行动。边检队长樊龙像往常一样，参加了由简书桓指挥的这次行动，并充当了行动的正面主力。

樊龙向一座客栈走去，虽然穿着便衣，但强烈的气质和布衫下暴突的肌肉，仍然使人有过目即惊的感觉。

这是一座底层可以就餐，二层住宿的老式客栈，木结构。樊龙进来，四处看了看，被他瞪眼看过的人已是心生畏惧，樊龙亮出证件。众食客识相地纷纷离去，伙计迎上来，朝他指了指二楼。樊龙的对讲

机上红灯闪亮，樊龙打开对讲机放到耳边。

对讲机的声音：樊龙、樊龙！把人引出来再动，一伙有四个。

樊龙关了对讲机，返身朝客栈外看了看。

客栈外，长长的石板窄巷，水光水光的五花石静静地平躺在石板两边里，巷子里，零星只有一两个行人。

樊龙朝伙计点一下头，伙计上楼，走到二楼一间屋子前，扭头看楼梯下的樊龙。樊龙示意他敲门。

伙计抬手敲门，木门发出闷声。

过了一会，屋里一个东北男人的声音：干啥呀！

伙计：送水。

东北男人：不喝水！

伙计扭头再看楼梯下面，樊龙已经不见了。门突然打开，一东北汉子从屋里出来，二话没说拿刀架住伙计。

东北男人：送水！平时喊破嗓子也不给送，送个屁！

伙计也不惊慌：不关我的事……

东北男人神色倒是先慌了起来，手里加大力量，恶狠狠地道：骗老子！

樊龙从楼梯另一边翻上来，东北男人听到了身后的动静，捏紧伙计的脖子，只听背后的脚步声慢悠悠地走到身后，一只手拍上他的肩。

樊龙：放开他。

东北男人回身便是一刀，樊龙让过刀锋。东北男人丢开伙计，一路狂砍，樊龙向后倒退着闪躲，嘴里却不急不缓的问话。

樊龙：还有三个呢？接了多少货？老大呢？

两个人一逼一退地经过了房门口，樊龙甚至调头瞥了眼开着的房门，里面已经无人。

樊龙：都跑了？怎么只留你一个呀？

东北男人仍步步紧逼，却是色厉内荏，气喘吁吁：……我一个就能废了你！

樊龙：来板告几次？

东北男人接着砍，总也砍不着。

伙计已经回到楼下店堂，照常在擦桌子收拾碗筷。

东北男人：老子爱来就来！

樊龙：听过龙虎啸么？

东北男人还嘴硬：听过又怎么样！

樊龙：我叫樊龙。

东北男人闻声停下刀子，愣了愣，翻身便要朝楼下店堂里跳。樊龙不追也不阻拦，立在栏杆边。

东北男人朝下看准一张桌子，一闭眼急急往下跳。楼下正收拾桌子的伙计头也没抬，随手将桌子推开。东北男人重重摔在地上，腿断了。樊龙从楼梯下来，拣起刀掂了掂。

东北男人捂着腿咬牙道：你是樊龙？

樊龙手一松，雪亮的刀锋划下，插在东北男人头边。

樊龙问：还有三个呢？

东北男人不知是疼还是怕，满头豆大的汗珠，道：……从后窗走了。

……

街巷里，三个东北男人贴着墙根急走，巷子在他们身后飞快地掠过，三个人憋着气奔跑，谁也不敢吱声。前面就是街巷的尽头，三人脸上闪过一丝兴奋，脚下加一把力，向转角奔去。

转过巷角，窄巷另一头站着个年青英俊，头顶宽檐帽，一身齐整的武警军官。三人骤然停下来，死盯着青年军官静止不动的手脚，往回慢慢地一点一点退。

年轻军官没追上来，三人心里反而毛了，老大紧握着枪，额头挣出了青筋。

老大道：灭了他！

两个手下有些胆战，互相看了一眼：警察……

老大厉声：灭了！

两个手下掏出枪，瞄准年轻军官。

远远的，年轻军官仍旧一动不动。二个东北男人不知眼前的军官到底有什么路数，下决心扣动扳机。枪响。子弹毫无准头地在两面的土墙上乱飞。第一次枪响之后，年轻军官开始顶着子弹往前走。

惊爆内幕

手下颤声道：他来了……

三人不自觉地就往后退去，两个东北男人再次开枪。两人一边开枪一边护着老大往后退。

年轻军官拔枪，前两枪打掉了两个东北男人手里的枪，后两枪打断了两个东北男人的腿。老大将两个手下往前一推，扭身狂跑。

周啸来到两个东北男人面前，收枪入套。拣起地上的两支枪，卸弹匣，退膛内余弹，取手铐铐住二人。一系列动作干净利索。

周啸道：自己扶着站起来，走。

两个东北男人无力地扶着墙站起来，结结巴巴地道：判、判几年？

周啸：我只管抓人。

两人又道：怎么称呼？兄弟也好知道栽在谁手里？

周啸：周啸。

……

剩下的老大，一个人在窄街里四处狂奔，奔出小巷，来到主街道，确定身后没有人追来，在一辆汽车的轮胎边蹲下喘气。一双脚走到近前停住，顺着看上去，是一张黑黑的脸。

老大挥着枪不耐地：……滚！

黑脸汉子没动，手却伸入裤袋，老大一激灵，紧张地往后缩。汉子掏出的是车钥匙，越过老大头顶去开车门。

老大转了转眼珠子站起来，凶狠地：车钥匙给我，快！

黑脸闻言从车里收回来，将车钥匙递给老大。老大一把拿过钥匙，绕过车头往另一侧的驾驶座走，走到一半停住了。吉普车前，赫然是武警牌照。老大刚要有所动作，黑脸已将他手中的枪抢下了。

老大灰着脸：……龙？虎？啸？

黑脸：我叫肖虎！

辑毒行动结束。指挥行动的支队政委简书桓关上对讲机，把它从衣襟下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掌勺师傅把一勺油汤浇到他的碗里，碗里的米线肉片青菜，诱人地浮上来。简书桓仔细地挑了几丝米线入口，又挑了一片肉。

掌勺师傅：怎么样？



简书桓：米线浆得真好，鸡肉也很薄。

简书桓说话的时候，吉普车开过来。四个东北男人铐在车上，停了车，肖虎、樊龙、周啸陆续下来，走到摊前站着等简书桓。

简书桓起身掉头对三个弟子问道：完事了？

肖虎朝车一指，道：在车里。

樊龙：四个。

简书桓：开枪了？

周啸：就四枪。

肖虎瞪着眼：四枪！

简书桓：好，晚上都去我家，小梅做菜。

樊龙高兴地应道：哎！

肖虎向掌勺师傅付米线钱，周啸抢着付了。师徒几个上了车，肖虎替他们关上车门。

肖虎道：我还有事，你们先回支队吧。

周啸闻言看了看肖虎，欲言又止。拿出钥匙，发动了车子。

肖虎想上街转转，平时总是忙，没空帮妻子简梅做什么。今天收工早，还有时间，到店里看看，能给简梅买点什么。

周啸脸红红的追上来：虎哥！

肖虎停住：嗯？没走？周啸塞给肖虎一张卡片。

肖虎翻看着卡片：……鱼店？干嘛？

周啸忽然有些腼腆地：帮我看看个人。

肖虎：什么人，看什么？

周啸笑嘻嘻往回跑，高声朝他叫：你看看，就在前面隔两条街。

肖虎看着跑开的周啸：这个小子，怎么突然对鱼有兴趣了？

周啸和肖虎、樊龙不一样，他是支队惟一从内地大城市来的军官。肖虎和樊龙都是板告本地人，他们俩是简书桓一手抚养栽培长大的。

三人中，周啸和肖虎的感情最好，他就在肖虎的调研科属下，肖虎对孤身一人在板告的周啸很照顾。周啸平时不太理解肖虎他们对政委简书桓的感情。他来到板告后，视简书桓为事业楷模，而在感情上却信奉肖虎一言一行，凡是虎哥说的绝对无条件服从。肖虎对他好，

周啸心底里有什么事情也从从不向肖虎隐瞒。今天，他有一桩重要的事情要肖虎替他出主意。

肖虎打开关闭的手机，一边给边检站妻子班上拨号，一边向前走，眼光溜着两边的店铺……

简书桓他们的车，回到边防支队的时候，支队里正在开工作例会。会议室里除了执行任务的简书桓他们，支队各部门干部都在，副支队长唐耀主持会议。

边防支队是一个半旧的傣式大院落。队部办公室大多在院落东面的二层小楼上，楼后，是长势茂盛的凤尾竹，青绿青绿的。围着的大院中间有一大块空地，绕着空地有一圈回廊，挨着回廊是一间间的平房。支队一些基层部门在回廊的平房里，调研科是尽头最大的一间。

简书桓回到办公室，换了身军装，走向会议室。会议室的门敞着，还没到，就听见唐耀洪亮的声音在里面讲话。

唐耀：马上就年底了，支队各部门要严格管理好自己手下的工作，不能出半点疵漏。我们支队地处边境，情况复杂是不错，但一年都熬过来了，今年的先进支队，板告一定要拿到！

干事小孙走出会议室，迎住简书桓，小孙小声地向简书桓简单汇报了简梅缴获毒品的事。简书桓喜形于色，简梅是他最疼爱的独生女儿。

小孙：边检站请支队过去带货车司机。

简书桓：通知调研科，周啸刚回来，对，让他打电话告诉肖虎。

小孙：是。

简书桓走进会议室

唐耀继续着讲话：支队的成绩靠大家，总队的成绩靠各支队，你们有毛病，我和政委不会饶了你们。支队出疵漏，总队一样不会放过我和政委。都辛苦点，话说回来了，三百六十五天哪天不辛苦？我说完了，政委说吧！

简书桓：支队长都说了，散会吧？军官们都站起来出去。

唐耀看着简书桓：高兴了吧，简梅立功了！

简书桓很开心的样子。

唐耀：那四个从东北下来进货的抓到了？

简书桓：抓到了。

唐耀笑：这回好，女儿，女婿，丈人，外加二个干儿都立了功！

简书桓乐着：晚上也来家里喝一杯？周啸、樊龙都去。

唐耀：算了，我一去他们几个该拘束了。还有！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叫我支队长，说多少次了，副的！

简书桓笑着：还不是都一样，支队的工作就我们俩人抓。年底你再多加一粒豆，总队的任命就下来了。

唐耀：还不知道怎样呢！弄不好，总队派一个下来。再弄不好年底出点乱子，什么都泡了汤。

简书桓：倒霉话！

唐耀：谁让咱们守着个惹事的地方呢！有百分之八十的毒品都想从这里过。整个支队撤出去，捂得住东头还是护得住西头？

简书桓：可不该说这话，国家把几百公里的边境交给我们……

唐耀：行了我知道！说归说，干归干。全队哪一个不是在拼命？再说，明天你去省城，总队找你谈话……这支队长的空缺我是不敢想，明摆着是你的位置。

简书桓摇头：我不行，该退休喽！

街头，肖虎随意地走着，店里各种各样的商品很多，肖虎有些茫然，他发现，事实上他对妻子喜欢什么一无所知。肖虎拿出手机拨着，再次给简梅打电话，边检站的电话还是打不进去。前面就是鱼店了，肖虎把手机搁在耳边，掏出周啸给的名片看了看，走进店去。

店堂里空无一人。后面透亮地通往一个天井。柜上井井有条地放着一些必需用品，一只小木盒里摆着一叠名片。

肖虎向四周看着，手机通了，传来对方的声音：您好，木坑站。

肖虎：怎么这么半天，叫简梅……我是肖虎。

手机里战士的声音：是。

肖虎将手中名片轻轻放入木盒内，拿着手机，继续往天井里走。

里面的天井很开阔，充足的阳光从方形的天空洒下来。天井两边是大排的鱼缸，四周散落着许多各种尺寸的小鱼缸，五颜六色。

各式鱼在天井透明的玻璃里游弋，有淅淅沥沥的水声。肖虎被天井里的景象弄得有些发愣，热带鱼的世界围着他，四周没有人。